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強諫　遺諫

強諫

左氏之述強諫謂其有愛君之心葢以其忠悃内發事機外廹竭誠盡規將以紓患而安國之可保也漢氏而下乃有秉節剛毅立志敦篤均邦國之休戚㕘帷幄之

議論或政治有失舉措非順事等綴旒之危禍同發矢之速則乃批鱗貢説犯顔進諫以至憤發而色變感激而涕流排宮門之闥攬路馬之轡以頭軔車拔刀斷鞅伏閣不起引裾以隨露髮輿櫬而叩馬免冠徒跣以自劾觸暴怒而罔憚濵九死而無悔至或蹂賤之列非當言責之任亦有能奮一朝之命而規人主之失者焉雖復仲尼之述五諫非尚乎訐訏范甯之著五論以兵諫為非然而原其誠心出於忠厚上思以成君之德下冀

以救時之失嫉惡將以利國愛賢懼乎濫罪區區之意豈有他哉在人主容之而已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燕謂安閒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擁抱也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帝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諫莫能得帝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

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即罷之

樊噲為舞陽侯高帝嘗疾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闥宮中小門也直入大臣隨之帝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帝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祖笑而起

袁盎為中郎將從文帝幸霸陵帝欲西馳下峻阪盎攬

轡（擥與攬同）帝曰將軍怯邪盎言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百金之子不騎衡（騎謂跨之也衡樓殿邊欄楯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六馬之疾者如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帝乃止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成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前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

言見死傷不得入廟祠也帝不說說讀曰悅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從橋安從船危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朱雲為槐里令坐法為城旦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輔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飡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飡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亡讀曰無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以事君夫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

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斬馬也）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呼攀殿檻檻折（呼叫也皆火故反）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也御史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是不可誅使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帝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

之以旌直臣

後漢申屠剛光武時為尚書令帝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為止（軔謂以頭投車輪也）

郭憲字子橫為光祿勲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刀斷車靷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寮廷議憲以為天下

疲弊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旣旣郭子横竟不虚也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魏辛毗為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户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以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

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
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毗隨而引其裾
帝遂奮衣不還良乆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
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吳張昭為綏遠將軍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醉使人
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
色不言出外軍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
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

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罷酒

後魏古弼為尚書令時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大武與給事中劉樹奕碁忘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大武前捽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大武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大武奇弼公直皆可所奏弼曰為臣而逞其忠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

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大武遣使者召之及至大武曰

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

與之福然則卿有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

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

北齊李集為典御丞文宣帝肆行淫暴凡所殺害多令

支解集面諫帝比於桀紂帝令縛置障流中沉没久之

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

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

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逄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又被引入見似有所陳帝令搏出腰斬

後周張衡為太學士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輿櫬叩馬切諫帝嘉焉擢拜漢王侍讀

隋劉行本為黄門侍郎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寛假之帝不顧行本於是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

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

帝歛容謝遂原所笞者

蘇威為納言高祖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不去辟之而出威又遮之帝拂衣而入良乆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

趙綽為大理少卿時大理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因爭以為曠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閤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

他事未及奏聞帝又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

臣為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獨挂天刑死罪一

也因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

妄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顏會文獻皇后在坐命賜綽

二金盃酒飲訖并以盃賜之曠因免死配廣州

唐袁高為給事中盧杞為相以姦邪貶吉州長史貞元

元年德宗詔移杞為饒州刺史高宿直不肯草制宰相

劉從一等改命舍人為之及詔出高執之不下自丁巳

至戊午諫臣上疏皆不之改丁卯髙又於正殿奏云陛
下用盧杞獨秉鈞軸前後三年棄斥忠良附下罔上使
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過且漢時三光失序雨旱不時
宰相請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盧杞罪合至死陛下好
生惡殺赦杞萬死惟貶新州司馬旋復遷移今除刺史
是失天下之望伏惟聖意裁擇帝謂曰盧杞有不逮是
朕之過髙復奏曰盧杞姦臣常懐詭詐非是不逮帝曰
朕已有再赦髙曰恩赦乃釋其罪不宜授刺史耳赦文

正憂黎民今饒州大郡若命姦臣司牧是一州蒼生獨受其罪望引常叅官顧問并擇謹厚中官令就街衢衆訊億兆一人異臣言臣當死於是補闕拾遺又前諫與髙不異帝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佐可否皆云可遂追饒州制翌日帝遣中使宣慰髙云朕徐思卿言深覺愜當依卿所奏

陽城為諫議大夫裴延齡讒譖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

子殺無罪人而信用奸臣即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
延英閤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
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
劉栖楚為右拾遺敬宗即位後百寮入閤日絶高未坐
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不任其久欲傾踣者諫議大夫
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已有疏論坐晚今日又益晚
今不能迴上意是渤之罪請出閤赴金吾仗待罪有頃
既坐百官班退栖楚獨留帝前進諫曰臣歷覯前王嗣

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以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宫闈日晏方起西宫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恐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額候進止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搕額見血帝為之動容以袖連揮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

即碎首而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宣示栖楚曰所進知門外待進止栖楚即拜舞而出待罪於金吾仗然後宰臣更贊其事於帝前命中使就仗宣慰并李渤竝令各宜歸第

遺諫

夫慎終於始君子之道圖國忘死忠臣之節中代而下乃有秉貞純之操敦亢直之志不幸遘疾殆於彌留屬纊忍死口舌爲奏陳逆耳之深戒述經邦之丕訓冀其

感悟以申規益以至乘輿臨省親乞其言使者存問因受其對莫不罄肺腑之丹實陳時政之得失周旋悃愊無所回隱復有直躬守道循名顧義思納誨以救惡遂捐軀而甘死將致君於善以舍生為輕惓惓之誠布於遺體斯固烈氣貫於穹壤英聲垂於無窮歷千祀而如生可以掩卷而太息者矣

史魚為衛大夫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

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
故子以父言聞君遽然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
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
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大中大夫將死諫曰詩云營營青
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
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恠之居
無幾何果病死

後漢吳漢光武時為大將軍病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鍾離意明帝時為魯相卒官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寛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樊儵明帝時為長水校尉卒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其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郷部吏司因此為奸儵嘗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輙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奏罷

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怛勑二郡

竝令從之

黄瓊桓帝時為司空以地震免疾篤上疏曰臣聞天者
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
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
危故聖王升髙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
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髙而益崇
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髙

皇帝應天順民奮劒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絶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頼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氷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刑之地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自是歴高而不傾任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

業漸衰陛下祚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聖政諸梁秉權豎官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鄉較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殿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殞殁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

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弊弘農杜衆知雲所
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
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
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
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
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
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
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黄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

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
巧復暴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徼審別真偽復與
忠臣竝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揉所謂抵金玉於
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
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
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
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
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

司馬直靈帝時除鉅鹿太守是時刺史二千石皆責助軍修宮錢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時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脩宮錢

魏高堂隆明帝時為光祿勳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

之丹誠豈惟曾子顧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
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
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
已也臣嘗謂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
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
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
魚煎水作氷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
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

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有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為墟不夷於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主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搆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誇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

豈寤二世而滅社稷隳圮近漢孝武承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内興宫殿十餘年間天下嚣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宫千門萬戸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宫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黄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内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吕之亂實賴朱虚斯葢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

繇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

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沉淪寬而有知

結草以報詔曰生廉倅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謇謇

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

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強飲專精以自持

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人主明戒驗於後身

吳張紘為太常長史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

戕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繇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懽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之亂也故明君寤之求賢

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紘卒帝省書流涕

陸凱為左丞相凱疾病孫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熈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

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
晉裴秀為司空薨友人料其書記得表章言平吴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旣疾篤不起謹重尸啓願陛下特與施行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

劉波為散騎常侍出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
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為仁君道以惠下為德是以
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勲
流後業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歷數在躬
而猶虛心側席卑己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
業艱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王不懷委政內任遂
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林懷九泉之感宮廟集胡馬
之跡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

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絶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靖亂故使負鱗横海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雲旗而宵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頃年以來天文違錯妖恠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烏之瑞君臣猶懐震悚況今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誡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玄

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造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儁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詠弗聞景亳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疎而遠之清公貞修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既替利竟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茍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為

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為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
不明必行之法以絶穿鑿之源者恐脱因疲倦以誤視
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毁山陵無衛百姓塗
炭未嘗拯救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繇近覽兩朝傾覆
之際超然易慮為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
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
役殷所在凋弊倉廪空虚國用傾竭侵削流亡相屬略
計戸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

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恱於下令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為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為施古者為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汚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天青而大懼昔宋

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湎之失遠思國風苶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暫回聖恩大詢羣侯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今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繇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黄泉及臣凡劣伏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實非糜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嬰篤

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惙然不能自

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

後魏王叡孝文時為尚書令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

君者節義著於臨終孝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没故孔

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曽參疾甚情存善言之益雖則

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蒙父母生成之德

漸風訓於華年服道教於弱冠濯纓清朝垂周三紀受

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常之寵遂乃齊跡功舊内侍

帷幄爵列諸王位班上等從容聞道與知國政誠思竭盡力命以報所受不謂事與心違忽嬰重疾每屈輿駕親臨問之榮洽生年恵流身後犬馬之誠銜佩罔極今所病遂篤慮必不起延首闕庭更戀終日仰恃皇朝宿眷之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臣聞為治之要其畧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讒佞則疑間絶黜陟行則貪汚改是以

欽恤惟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周書垂好德之丈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既廣遠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綏華甸宜恵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録功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歛修福業禁淫祀𩔗聽政餘暇賜垂覽察使子襄之誠重申於當世將墜之志獲用於明時尋薨

隋叚丈振大業中為左侯衛大將軍遼東之役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奬擢榮

冠儕伍而知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嘗
思效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
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
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簡口陳
降欵心懐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
遲唯願嚴勅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
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根本餘寇自赳如不時定脫
過秋霖雨深為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後遲

疑不决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

唐魏徵為太師貞觀十七年薨太宗謂侍臣曰徵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始立表草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内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

知必諫也

李大亮為右衛大將軍貞觀十八年太宗幸雒陽令大亮副房玄齡居守後遇疾臨終上表請停遼東之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深以關中為意表成而卒

房玄齡為司空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幸玉華宮玄齡以疾臥總留臺後漸篤玄齡乃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恩澤轉降若辜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寧謐咸得其宜唯東討不停方為國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

敢犯顔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抗表切諫曰臣
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逺不届自上
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
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䇿不下殿堂
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圍執戟行閒其後延陁鴆
張尋既夷滅鐵勒慕化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
至於高昌叛渙於流沙吐谷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
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

主害人親揔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人之所以自知徼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其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間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

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詞窮曹馬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
輕翰暫飛則華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有禮褒秋
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絶好
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凫鷗
荷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
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塡道之薪則
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留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
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

有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繇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徵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闊畧若必欲絶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

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行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淹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寃痛也且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

此三條坐煩中國内為舊王雪怨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戒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寛大之詔順陽春而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以殘魂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儻蒙察以哀鳴臣即死且不朽太宗見表謂玄齡子婦髙陽公主曰此人危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

令狐楚為興元節度使開成二年將薨前一日自草遺表其畧曰臣永惟際會受國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褒贈有弟有子竝列班行全腰領以從先人委體魄而事先帝此不自達誠為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長辭雲陛更陳尸諫猶進瞽言雖叫呼之不能豈誠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鏡清是修教化之初是復理平之始然自前年秋夏已來貶謫者至多誅戮者不少伏望普加洪造稍霽皇威歿者昭洗以雲雷存者霑濡以雨露使

五穀嘉熟兆人安康納臣將盡之苦言慰臣永蟄之幽
魄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八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褒賞

春秋述五諫之義戰國垂三賞之令葢褒揚諍臣有從來矣非舍忠秉直讜言正義挺匪躬之節竭愛君之誠者胡能感悟上心受兹寵錫者已繇漢室而下以諫諍著稱者乃有激昂辭氣面論虧失或伏閤奏牘傳置飛

章援引古今箴切時病世之賢君樂聞其說釋然嘉納穆然稱善言對慰喻璽書優奬增加爵秩便蕃賜予至於輟服御之物申宴餘之樂以其話言載之史策皆所以勵骨鯁而懲詼佞焉

漢郅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從景帝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帝欲持兵救賈姬都伏帝前曰一姬死更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太后聞而嘉之錫都金百斤帝亦錫金百斤

東方朔為常侍郎武帝使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吾丘壽王奏事帝大説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黄金百斤又董

偃得幸於竇太主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是時朔陛戟殿下持戟列陛側辟戟而前曰偃安得入乎帝曰何謂也朔曰以人臣私侍公主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柰何臣乎武帝默然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帝曰善乃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賜朔黃金三十斤

于定國爲御史中丞昌邑王即位多行淫亂定國上書

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

路温舒為廷尉史宣帝初上書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遵文武之德省法制寛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罔極天下幸甚言與天長久無窮極也帝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匡衡為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元帝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言遂宜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帝悅其言遷衡為

光祿大夫

貢禹為諫議大夫元帝數虚己問以政事禹上言廐馬太多請減乘輿服御及請復田與貧民天子納善其忠

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禄大夫

後漢郅惲為上東城門候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人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誡誠小臣所竊憂也

書奏賜布百疋眡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張禹和帝時為太尉帝南巡祠園廟禹兼衛尉留守聞

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幸驛馬上諫詔報

曰祠謁既訖當南祀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

至京禹特蒙賞賜

郭虞為鄴奚都官上書陳五事以諫言甚切直擢為屯

留令

魏楊阜為將作大匠明帝初理宮室發美女以充役後

庭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雷多殺鳥雀皁上疏請諸所繕理務從約節等事詔報曰閒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帝既作新宮又營雒陽宮殿觀閣皁又上疏諫之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晉閻纘為西戎校尉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書奏御不省後皇太子孫立纘復上書言東宮宜妙選忠直亮正之士又潘岳繆徵等皆賈謐

父黨共相沉抑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守
梁郭祖深武帝時為後軍將軍時帝溺情内教朝政縱弛祖深輿櫬詣闕上封帝嘉其直擢為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
後魏周澹明元時為特進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將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意帝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

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

崔浩為祭酒時劉裕在雒議欲以軍絶其後路明元問浩浩對以為不可帝大悦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欲與卿同其甘也

高允文成時為中書侍郎領著作郎前後諫事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

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上事有得失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諫之使人知惡而諫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諫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曽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

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輔我國家不過著作郎汝等不自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

宿石為中壘將軍遷内行令嘗從獵文成親欲射虎石叩馬而諫引帝至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宿石忠臣叩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馬一匹

成淹孝文時為謁者僕射時孝文自徐泛泗入河還雒淹以黄河浚急慮有傾危上疏陳諫帝勑淹曰朕以常

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雒欲通運四方而黄河浚急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勑賜驊騮馬一匹衣冠一襲

李彪為秘書丞嘗上封事七條後孝文詔曰歷觀古事才能非一或徵承籍廕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亢楚之辯茍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

才頗堪時用兼愛國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敘績將何以勸奬勤能可特遷秘書令以酬厥欵

髙道悅為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正色當朝不畏強禦詔曰道悅資性寛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梗朕實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為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

後周張衡武帝時為太學士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輿櫬叩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

漢王侍讀
唐孫伏伽武德初為萬年縣法曹上疏陳三事以諫高
祖覽之大悅賜帛三百疋擢拜治書侍御史
盧政力武德三年為屯田郎中高祖謂政力曰每見卿
奏諫志存正直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朕何德而堪之
楊纂武德中為侍御史數上書言事因被召問擢拜考
功郎中
張緼古貞觀初為幽州記室直中書省上大寶箴深存

規誡之體太宗嘉納之賜以束帛焉

魏徵為諫議大夫太宗新即位勵精政道數引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不忻然納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宗嘗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

虞世南為秘書監太宗謂侍臣曰朕因向日每與虞世南商畧今古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

失未嘗不一悵恨朕嘗戲作豔詩世南便進表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輕薄成俗非為國之利賜令繼和輒申狂簡而今之後更有斯文斷以死請不敢奉詔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虞世南天下何憂乎不治因顧謂虞世南曰朕更有此詩卿能死不虞世南對曰臣聞詩者動天地感鬼神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故季札聽詩而知國之興廢盛衰之道實繫於兹臣雖愚誠願不奉詔

太宗大悦賜絹五十疋

戴胄為尚書左丞領諌議大夫貞觀三年遷民部尚書太宗將脩復雒陽宫胄上封事諌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

姚思廉為弘文館學士太宗將幸九成宫思廉進諌曰此秦皇漢武之事耳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甚切至太宗嘉之賜帛五十疋

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意若如是則示人以隘狹太宗然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自是每有大政常預議焉

高季輔為太子右庶子上疏切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李大亮為涼州都督貞觀三年嘗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絶畋獵而使者求

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

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忠懐貞確故委藩牧當茲

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

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

覧用嘉歎不能自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

始若一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

矣今賜御金胡瓶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

張玄素為給事中時發卒修雒陽宫以備巡狩玄素上

書切諫太宗覽之甚悅謂房玄齡曰雒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欲脩營意在便於百姓今元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乎可賜綵二百匹

谷那律為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曰油衣若何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太宗大悅賜帛二百疋

杜正倫為中書侍郎常與御史大夫韋挺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為之設宴因謂曰朕歴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逄比干竟不免孥戮為君不易為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有慮危亡我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竝賜帛有差

蕭鈞為諫議大夫有左武侯引駕盧文操盜左藏庫物
高宗令殺之鈞進諫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
真諫議也
來公敏為詳刑大夫總章二年冬高宗特幸凉州時隴
外虛耗議者咸云車駕西巡不便帝聞之御延福殿召
五品已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此蓋常禮
朕欲暫幸凉州觀風省俗如聞在外咸謂非宜必若此
行不可自合以實聞奏今對面不言退有移議何也宰

相已下再三莫有對者公敏進曰臣聞省方出豫王者常規陛下愛育蒼生每思靜鎮今欲巡幸涼州遐宣王畧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見明制施行所以不敢塵黷奉勑顧問敢不盡言但高麗雖平扶餘尚梗兼西道經畧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猶少供待鑾駕備擬稍難臣聞在外實有竊議帝默然良久曰卿等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計亦不至勞費今時已涉秋節候漸冷且賜卿縉

綵以充衣段於是賜物有差竟下詔停西幸無何公敏自詳刑少卿擢為黄門侍郎賞其能直言也

魏元忠儀鳳中以前大學生赴雒陽上封事召見對敭稱旨授秘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

袁利貞為太常博士永隆二年春王公已下及朝集使以太子初立獻食勑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貞上疏切諫從之改向麟德殿陳設至會日羣臣樂飲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承忠鯁能抗疏直言

不加厚錫無以奬勸於是賜物百段
朱敬則則天長安中為正諫大夫兼修國史時賦役繁重戶口逃免敬則多所諫奏言甚切至太后大嘉之頻召入禁中訪以時俗要務俄令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郭山惲為國子司業景龍三年春與羣臣宴遊令各効技藝以為笑樂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兩篇帝許之乃歌鹿鳴蟋蟀篇翌日帝嘉山惲之意降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識綜古今八索九丘該來遍覽前言

往行實所核詳昨者同有豫遊式延朝彦既乘歡洽咸
使詠歌遂能志在輔時雅申諷諭謇謇之誠彌切諤諤
之志愈明宜有褒揚美兹鯁直可錫時服一副
和元祐爲真化府長史景龍末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
陋皆寓意嬖幸而意及兵戈韋氏命鞫於大理而將戮
之月餘而韋氏就誅其詩言若符讖景雲初以元祐爲
千牛衛長史
韓朝宗爲左拾遺景雲三年上疏諫作乞寒胡戲睿宗

覽而稱善特賜以中上考

張九齡韓朝宗元宗時為左拾遺先天元年九月將幸新豐之溫湯九齡朝宗以時屬收穫恐妨農事上疏切諫帝大悅召見慰諭各賜衣一副

魏知古為侍中先天元年十月上詩諫獵元宗手詔曰卿所進獵渭濱十韻三復研精良增歎美今賜物五十段以申勸獎

嚴挺之為左拾遺先天二年三月元宗御文德殿宣示

百官以挺之上書切直賜物六十叚衣一襲
姚南仲代宗時為右補闕大歴十三年將葬貞懿皇后
恩寵所屬令繕陵寢適章敬寺後當遊幸近地左右莫
敢言者南仲上疏諫之代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賜緋
魚袋特加五階宣付史臣時左拾遺何士幹亦上封論
事特詔褒賞遷為補闕
李絳元和二年為司勲郎中充翰林學士嘗因浴堂北
廊奏對違忤上旨指切時病及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

事宜憲宗怒甚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陳豈臣身之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內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恐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上見其誠切不迴怒色却散稍慰喻曰卿盡節於朝人之不能言

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
南面亦須如今日絳拜恩而退上遽宣宰臣命與改官
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為絳擇
良笏
鄭澣餘慶之子也為左補闕獻疏切直人為危之及餘
慶入覲憲宗謂之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
遷起居舍人
裴潾穆宗即位初自江陵縣令為兵部員外郎潾前為

起居舍人以栁泌事抗疏論陳忤旨出官至是酬奬

高釴為中書舍人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帝深納其言賜綵五十疋

劉栖楚為左拾遺敬宗即位初百寮入閤日絕高未坐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不任其乆欲傾踣者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已有疏論坐晚今日又益晚今不能迴上意是渤之罪請出閤赴金吾仗待罪有頃既坐百官班退栖楚獨留帝前而進諫曰臣歷覩前王

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已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皷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恐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進止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檻額見血帝為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

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而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復宣示栖楚曰所奏知門外待進止栖楚即拜舞而出待罪於金吾仗然後宰臣吏賛其事於帝前命中人就仗宣諭并李渤竝令各且歸第後數日擢栖楚為起居郎賜緋栖楚矯讓不拜以疾歸雒是歲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貫遺恩倖求鹽鐵使諫議大夫獨孤助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栁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

事帝問前時廷諍者得不在其中邪即日宣付宰臣令除栖楚為諫議大夫

韋處厚為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於思政殿中謝恩諫畋遊及晏起曰臣有大罪願面首於陛下前帝曰何處厚對曰臣不以死諫先聖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致不壽合當誅戮然所以不死諫者為陛下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帝深感其言賜錦綵一百疋銀器四事

崔鄲為給事中敬宗即位選為翰林侍讀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鄲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愧厚恩帝曰俟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高釴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錫之錦綵

李渤為諫議大夫時長慶寶歷政出多門事歸邪倖渤居位章疏無虛日敬宗雖日事淫縱亦為之感寤遷給事中謝日賜紫金魚袋

魏謩為右拾遺時御史中丞李孝本以罪誅文宗取孝本女二人入宮謩上疏切諫帝立出之尋除右補闕文宗謂宰臣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弼成政令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忠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謩右補闕委舍人善為之辭未幾遷起居舍人兼弘文館直學士文宗謂曰卿從來論事無所顧望頗有文貞之風甚慰朕懷今故不循月限擢卿此官因問曰卿家有何舊圖書詔勑謩曰家書悉

無唯有文貞公笏在文宗曰卿可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耳覃大慙又謂謩曰自今有事即論謩曰頃為諫官合盡規諷今為起居職在記言伏望遣臣歸職文宗曰凡在兩省官即合論事不得固辭繇是起居舍人超拜諫議大夫其制略曰朕以邦國之大機務之多患有所未周化有所未洽不有忠讜之士左右規益逮暗無燭不其難歟今則高選正人俾居諫省朝政闕失期於必聞是用

簡自帝心特申獎命所宜稱職豈限常資可諫議大夫

仍兼起居充職

王直方為右補闕太和八年直方上疏曰臣伏見近歲

已來災害不作兵革休息百穀豐稔四方寧泰者非他

是陛下事異於前時中外之心有所驚惜比者雖有教

坊音樂陛下未嘗賞悅因有賜宴與人共之如此則雖

有伶人不害於事陛下即位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減

人數或聞近來稍不如此樂工弟子賜與至廣每有此

事向外流傳傷陛下聖德豈容易也臣以為鄭聲娛人新音動聽能使人情迷亂捨棄萬事而為樂不足也臣伏以聖體未安加以聲色之翫侵蠹聖祚得不憂乎上覽奏嘉歎賜帛百疋并以表示宰臣令宣付史館

殷侑為刑部尚書開成元年賜侑黄金十斤命中人就第宣賜以奬直書

竇洵直為右拾遺開成三年文宗以仙韶樂人尉遲璋為王府率洵直紫宸廷諫以為不可伏下後命中人齎

絹一百疋賜之

宋祁為右拾遺開成四年四月宰臣奏事罷退及半庭帝却召諭曰昨論坊州事者為誰楊嗣復曰宋祁帝曰宋祁論事至當殊可奬何時授官李珏曰去年擢授嗣復曰諫官論事如當陛下記其姓名稍加優奬如不當亦須令知陳夷行曰論事是其本職若論一事即賞何繇得官爵以為賞此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事亦不免夷行曰情若公言即不可昱日賜宋祁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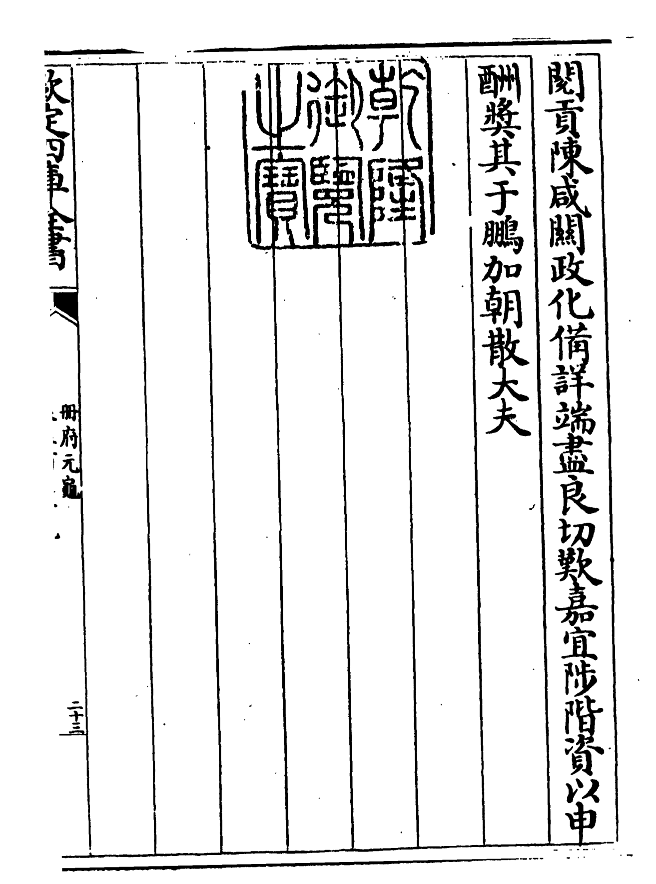
百疋先是除郭遂為坊州刺史祁上疏以遠不可遂至任以贓罪聞故有是賜

後唐李詳任左補闕長興二年上疏直諫先是太原地震留守密奏人不之知無敢言者及詳奏聞帝甚嘉之賜詳五品章服

晉何澤仕後唐為雒陽令莊宗出獵屢踐民田澤屏其從者伏於叢薄中截馬諫曰陛下急征暴歛下不堪命今稼穡將登而縱騎耗暴如是使官吏何以求理集其

征賦臣請賜死於此以悟陛下莊宗慰而遣之尋遷倉部郎中明宗天成三年駕在汴水欲幸鄴人情不願執政近侍進言未從澤因伏閂切諫竟罷其行明宗心賞之乃拜吏部侍郎

于鵬為右拾遺天福二年鵬上章言事其一請頻御外殿採納忠言其二請添擇大臣十人每共僉諧其三請罷修燒毀宫殿恐勞民力其四以太原傷殘所蠲半稅未嘗為當今請全放勑曰于鵬官居諫諍志在輔裨所



閲貢陳咸關政化備詳端盡良切歎嘉宜陟階資以申

酬奬其于鵬加朝散大夫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五十至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陳炳

册府元龜卷五百五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詞臣部

總序

夏商之前詞臣之制盖未詳聞說命云其代予言則其事也周禮春官之屬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辭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内史掌王八柄之法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策謂以簡策言

王命王制禄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贊為之辭也以方出之以方判書而出之也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令以授使者御史掌贊書王有命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今尚書作贊文皆司言之任也漢制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勑策書者編簡也其制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其罪免以賜策其異者隸書用尺一木兩行而已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令仰重封露布州

郡也詔書者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告誡勑者謂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勑某官他類此又尚書主作文書草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詔命後漢因之故尚書陳忠上疏云尚書為王喉舌之官而諸郎多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轉詔求請也魏制中書監令並管機密掌贊詔命典作文書屬官通事郎掌草詔即漢尚書郎之任蜀初劉巴為尚書令先主諸文誥策命皆其所作則尚書之職典詔命矣吳有中書令頗與魏同制而國初

文誥之類皆出侍中胡綜則門下兼其事矣晉制以省
郎一人管司詔命任在西省謂之西省郎宋齊因之梁
世中書舍人用人殊重專掌詔誥故裴子野以中書侍
郎鴻臚卿常兼中書通事舍人别勑知詔誥初魏晉已
降中書令侍郎即聯掌其事至是舍人始專之又梁集
書省置散騎常侍而下事具臺省序為諸優文策文平處諸
文章詩頌後魏初多尊晉制中書令而下掌為文詔北
齊因之後周依周禮建六官大宗伯之屬有内剌外史

典命盖其職也隋有内史舍人專掌詔誥唐循梁陳故
事初中書舍人專掌詔誥其以他官領者謂之知制詔
凡詔旨制勑璽書册命皆按典故起草其禁有四一曰
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妄誤有以他官特詔草
制者然未有名號乾封已後始名北門學士自永淳已
來天下文章道盛中書舍人為文事之極任朝廷之盛
選中宗朝制詔多出宫中明皇始置麗正殿學士又改
為集仙集賢以典治書籍然亦别草詔書後置翰林待

詔又改爲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乃爲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專掌內命然而學士班序未立廷見之際各趨本列暨貞元二年九月始勑與諸司官知制誥同例學士無定員上至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爲之凡入翰林與諸曹絶迹不拘本司不繫當參初選者中書門下召令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批答共三道詩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後增試賦一首元和中又置承旨一員故事中書之職正言之制

有七一曰冊書立后建嫡封庶藩屏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書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政赦宥降慮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贊賢能勸勉勤勞則用之四曰發敕謂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處流已上罪則用之五曰敕旨謂百司承旨而為程式奏事施行者六曰論事敕書慰諭公卿誡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條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凡答疏於王公則用皇帝行寶勞來勳賢則用皇帝之

寶徵召臣下則用皇帝信寶荅四夷書則用天子行寶慰撫蠻夷則用天子之寶發蕃將兵則用天子信寶元和初學士院别置書詔印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將相日制百官班於宣政殿而聽之賜與徵名宣索處分之詔慰撫軍旅之書祠饗道釋之文陵寢薦獻之表荅奏疏賜軍號皆學士院主之餘則中書舍人主之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各置六員梁因之後唐同光元年四月置護鑾制書學士尋罷之

晉天福五年廢翰林學士其職事並歸中書舍人開運元年復置翰林學士三年又賜學士院書詔金印周初翰林學士常參官五日一起居顯德五年詔令逐日起居當直則赴晚朝夫代王言頒憲度或以褒功德或以出爵祿或以撫郡國或以制刑辟皆萬方之瞻仰百世之流布必在其言雅正其理流暢可以發揮於治體可以感動於人心與典誥而同風將流俗而殊貫然後謂之稱職協乎得人矣在於兩漢其人未顯獨相如視草

而已其後魏有衛覬劉放晉有張華和嶠宋有傅亮南齊有丘靈鞠梁有朱异陳有姚察蔡景北齊有祖瑩魏收後周有李德林隋有虞世基唐有李伯藥岑文本李嶠蘇頲之類皆其彰灼聞名於世者也復有不察職務近居侍從獨以文義受乎知獎因而受詔俾乎屬辭則有陸賈之書嚴助之賦枚臯之祝揚雄之贊王融之序蘇綽之誥虞綽之銘其文也或以典雅或以溫麗或以敏速或以體要其人也或以忠讜或以鴻博或以時

名或以舊德雖爲用不一而擅美攸同故有膺縟禮升
柄臣者焉亦有才不踰衆德不自重雖膺一時之寵終
貽多士之羞今並次其事迹著於編簡凡詞臣部八門

選任　恩奬

選任

夫令出惟行孰可以弗慎官不必備唯在乎得人而況
登赤墀之塗遊青瑣之闥居切問之地司誕告之言或
申諭四方或傾爵庶尹或褒贊治行或發明憲章列辟

是瞻生民為則典兹任者不亦難哉繇漢而下曷嘗不慎重其選乃在馳辯博之譽韞清麗之才選衆而舉居職自稱若夫當世之主寤寐賢俊其或篤藝文之好特蒙延奬喜讜直之論首被推擇以至膺所知之論薦聳羣居之望實賞異於嚴署藹乎休問然後知密勿左右誠資乎君子之儒發揮命令必在乎文士之助者也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武帝時為郎帝方好藝文以淮南王安屬為諸父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

每為報書及賜（賜謂賜書也）常名相如視草廼遣（草謂文之藁草）

嚴助為會稽太守上書願奉三年計最（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助自欲入奉也最凡要也）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謂非常之文）及作賦頌數十篇

王褒蜀人宣帝時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褒與子僑等竝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

晉劉超字世瑜初為元帝琅琊國記室遂從渡江轉安

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為舍人中興建為中書舍人

孔衍字舒元初為元帝安東參軍掌記室書文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

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舍人及為散騎常侍猶處西省累遷中書侍郎專掌諭詔改前衛率授太子經邈雖在東宫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

修飾文詔

宋傅亮字季友晉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直西省典掌詔命轉領軍長史以中書郎滕演代之七年遷散騎侍郎復代演直西省仍轉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如故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直中書省專典詔命高祖受命表策文誥皆亮之辭也

南齊謝朓字玄暉文章清麗初為明帝驃騎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尋拜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以

選復為中書郎

梁江淹字文通初為南齊太祖驃騎叅軍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叅軍事建元初為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叅掌詔冊言遷中書侍郎

任昉字彥昇初為南齊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雅善屬文尤長刀筆才思無窮遷中書侍郎高祖霸府初開以昉為驃騎記室梁臺既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及踐祚拜黃門侍郎

裴子野為員外郎普通中大舉北侵勑子野為檄魏文
又勑為書喻魏相元乂武帝深嘉焉遷中書侍郎鴻臚
卿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別勑知制誥
陳陸瓊以文學為殿中郎武帝時討周廸陳寶應等都
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勑付瓊累遷中書侍郎後主即
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掌詔誥如
故
毛喜初為宣帝驃騎府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辭也及

帝即位除給事黄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

姚察遷戎昭將軍撰梁史後主纂集兼東宫通事舍人

勑專知優册謚議等文筆

後魏袁翻少以文學擅美孝明孝昌中為中書令領給

事黄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

溫子昇為廣陽王深行臺郎中黄門侍郎徐紇受四方

表啓荅之敏速於深獨沉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

元顥入雒以子昇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宫為顥任使者

多被厭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後除正員郎仍舍人永熙中為侍讀亦兼舍人

北齊邢卲字子才後魏光祿卿虬之子文章典麗既贍且速莊帝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甚嚴

魏收仕後魏為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收為封禪書下筆便就不立草藁遷散騎侍郎俄兼中書侍郎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

陳元康為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

劇飲寒醉死神武命求好𦟰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
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
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
能夜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
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
後周王褒初自梁國歸為內史大中大夫高祖作象經
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既
累世在江東為宰相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

朝議凡大詔誥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
少司空乃掌綸誥乗輿行幸褒嘗從焉
隋李德林初仕北齊為通直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後周
武帝平齊入鄴之日勑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慰及從
駕還長安授内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
人物一以委之
唐岑文本貞觀中為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顔師古以
譴免職頃之温彦博言於太宗曰師古諳練時事長於

文誥時無逮者冀蒙復用帝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
於是以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
郭正一為中書舍人高宗永隆年簡校中書侍郎永淳
中正除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勑多出其手
元萬頃為著作郎則天諷高宗廣名文詞之士入禁中
述撰萬頃與左史范履氷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賓
咸預其選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萬頃屬文敏速則天臨
朝遷鳳閣舍人無幾擢鳳閣侍郎

周思茂為右史時與左史范履氷苗神客俱以文筆於禁中供奉二十餘年至於政事損益多預焉

崔融長安四年除司禮少卿知制誥融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雒出寶頌則天皇后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勑付融撰之

賈曽為𤣥宗太子舍人睿宗時授曽中書舍人曽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與蘇晉皆以詞學見知

蘇頲為工部侍郎玄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玄宗曰蘇頲可中書侍郎明日加知制誥時李乂為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

張說為鳳閣舍人歷黃門中書侍郎弘文館集賢院學士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說子均垍俱能文說在中書均垍兄弟並掌綸翰之任

張九齡為司勲員外郎時中書令張說與九齡同姓叙為昭穆尤親重之甞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俄拜中

書舍人九齡以詞學進又視草翰林甚承恩顧
韋陟為吏部郎中時中書令張九齡一代詞宗引陟為
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為美談
常衮為起居郎代宗寶應二年選為翰林學士考功員
外郎累遷中書舍人衮文章俊拔當時推重
吳通玄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通玄德宗建中初策
賢良方正通微登文詞清麗等科貞元初並為翰林學
士時中書舍人李紓為昭德王皇后謚册文宰相張延

賞柳渾為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詔通玄重撰

韓臯字仲文晉公滉之子貞元初為考功員外郎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論譔滉之事業臯號泣承命立成數千言帝嘉之及免喪執政者擬考功郎中御筆加知制誥尋遷中書舍人

韋執誼貞元中應制策高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為學士

高郢貞元中為中書舍人以病免唯庫部郎中張濛獨

知綸翰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請皆不許滌又以姊喪在假或須草制宰相命他官以爲之

楊於陵爲京兆尹出爲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問望發日面辭留拜中書舍人

李建嗜學力文舉進士選授秘書省校書郎德宗聞其名擢充翰林學士

權德輿爲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轉駕部員外司勳郎中職如舊遷中書舍人是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除

授凡命於朝多出自御札始德輿知制誥給事中有徐
岱舍人有高郢居歲餘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德輿直
禁垣數旬一歸家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
白居易憲宗元和初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盩厔
尉集賢校理文詞富豔尤精於詩筆自讐校至結綬畿
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在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
缺士君子多之往往流聞禁中憲宗納諫思理渴聞讜
言乃名入翰林為學士

李德裕爲監察御史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其父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

高鉞爲起居郎充史館修撰累陳時政得失長慶元年穆宗憐之面賜緋於思政殿仍命以本官充翰林學士

韋處厚爲翰林侍讀學士權知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敬宗初即位以侍讀及修撰書詔事繁不可兼他職乃罷侍讀爲翰林學士

柳公權文宗時為侍書學士太和九年九月癸丑幸翰林院召學士陳夷行丁居晦及公權對因面授公權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白敏中居易從父弟開成末為戶部員外郎武宗素聞居易之名及即位欲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能朝謁因言從弟敏中詞藝類居易即日命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

梁趙光裔太祖始授禪自外制入為翰林學士時誥制

叢委中命迅急光裔遣詞供職典而有體時所許焉三年秋以兄光逄作相不樂在密勿之地堅辭得請出拜太常少卿乾化二年復命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後唐王仁裕初仕蜀為中書舍人蜀亡為汴州觀察判官末帝清泰中汴帥范延光言其不可滯於賓佐末帝亦知其有才乃名為司封員外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周魚崇諒漢隱帝乾祐三年自保義軍節度副使為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崇諒晉朝為員外郎知制誥契丹

命為學士漢高祖入汴復召為學士以母老思歸乞解
職侍養漢高祖嘉之命為本州副使請領郡俸王師討
三叛時節度使白文珂在軍前崇諒為副使知後事凡
供軍儲備調發徵促尅期而辦近鎮供億深所頼焉會
王仁裕請退禁庭選學士議者以為文字稱職無踰崇
諒乃復徵之至太祖時崇諒母病篤太祖許歸侍養廣
順三年復徵之崇諒累表辭以母病難於違養太祖賜
詔曰卿向以母親高年久嬰疾恙解職歸止狥意承顔

始於疾辭令聞疾愈臻此康寧之福繇其感應之誠尚
徽命以猶稽則才能而虛滯復乃職位式佇論思載覽
表章尚形眷戀諭以前詔俾之侍行子道既以光揚君
恩亦須承順速宜祇赴無或再三崇諒認詔意不敢堅
辭復表言比及撰行節氣凝冱乞至春煖奉親歸朝許
之仍詔本州給行裝借馳馬送至京師授禮部侍郎知
制誥充翰林學士

恩奬

古稱登高必賦可以為大夫蓋取其感物造端材智深美而能圖事者也厥後選任文學之士置之近密乃有潤色鴻業宣行大事陟降帝右居處禁中或受對從容或賞賜優洽激其清節褒以美詞使榮冠一時名垂千載儒者之遇於斯為盛

漢王褒字子淵宣帝時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游放及田獵也）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

魏邯鄲淳黃初為博士給事中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

文帝以爲工賜帛十疋

晉劉超字世瑜元帝時爲中書舍人職典文翰而處身清苦衣不重帛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横竊賞錫無德而録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南齊傅昭爲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静無所干預器服率畧身安麤糲甞插燭板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勑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陳陸琰為法曹外兵叅軍直嘉德殿學士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

後魏董紹為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為宣武所賞孝明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疋

隋李德林初仕北齊為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後主以為未能盡善令和云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

審朕意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後主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

薛道衡開皇中為内史侍郎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甚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功也

虞綽煬帝大業中為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元

綮等四人嘗居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眄隆洽

唐徐齊聃咸亨中為西臺舍人善於文誥甚為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勑間來往焉

蘇頲開元初為中書侍郎時李乂為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𤣥宗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謝之卿所製文誥可録一本封進題云臣頲撰朕要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

徐浩天寶末為中書舍人玄宗傳位誥冊皆浩為之參
兩宮文翰寵遇罕比
于卲德宗建中初為中書舍人尋兼禮部侍郎加史館
修撰為三司使當撰上尊號冊文賜階銀青當是時朝
廷有大詔令皆出於卲
姜公輔建中初為左拾遺召入翰林為學士歲滿當改
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以府掾俸給稍優乃求
兼京兆府戶曹參軍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

事德宗多從之

吳通玄建中初為諫議大夫知制誥詞藻婉麗德宗尤憐之時有詔李紓為昭德王皇后謚冊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為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詔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筆不慊然重之如此

陸贄建中貞元中為翰林學士艱難中為內職行止輙隨從精潔小心未嘗有過誤德宗特所親信待之不以嚴特見從容言笑之際或脫玊衣以衣之或以姓第呼

為陸凡同職莫敢望之初德宗自奉天適梁州山路危險往往與從官相失夜至驛求贄不得驚悲涕泣募於衆曰有能得贄者吾與千金久之贄乃至皇太子以下皆賀贄母韋氏在江東時詔中使迎至京師道路以驛搢紳以為榮及母卒將合葬於河南復詔中使往護其父柩至河南葬焉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入見之日德宗為之改容致詞以弔之

權德輿貞元末為中書舍人獨直禁垣數旬始歸嘗上

疏請除兩省官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勞苦禁掖清切須得如卿者所以久難其人
張仲素為翰林學士元和十三年淮西平憲宗御麟德殿對仲素及段文昌沈傳師杜元頴以仲素等自討叛奉書詔之勤賜仲素紫賜文昌等以緋
令狐楚為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撰元和辯謗畧書成帝嘉其該博轉職方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崔鄲為翰林侍讀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鄲

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讀半歲有餘未嘗聞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媿厚恩穆宗曰俟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學士高釴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錫之以錦綵焉

高釴為兵部員外郎翰林學士長慶四年四月禁中有張韶之變敬宗幸左軍是夜釴從帝宿於左軍翌日賊平賞從臣賜釴錦綵七十疋轉戶部郎中知制誥

路隨為翰林學士承旨文宗太和元年四月晡後召隨

已下對於太液殿各賜錦綵銀器

鄭覃為翰林學士太和四年七月文宗於太液亭名覃

已下對賜之錦綵

封敖為翰林學士武帝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

句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宮錦

杜讓能中和中為翰林學士時僖宗幸蜀關中用兵書

詔重委讓能草辭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帝嘉之遷

戸部侍郎承旨

後唐李琪初仕梁為翰林學士承旨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

盧質為兵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明宗長興初賜號論思輔佐功臣（非常例也）

李懌為翰林學士末帝一日御廣壽殿召懌及程遜崔梲和凝李崧舍人王延張昭遠李詳呂琦等賜食帝曰俱掌王言何以分別内外李懌對曰王言本舍人所掌祇自肅宗舉兵靈武後軍中逐急時令學士草詞自後

乃分職命將相縣内羣臣縣外其實一也食畢人賜馬一匹衣一襲

周扆載爲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從駕南征廻名爲翰林學士賜緋時載卧病不能朝謝者數月一日乃力疾就直帝軫其羸薾賜告歸第仍降太醫視疾其寵遇也如此

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